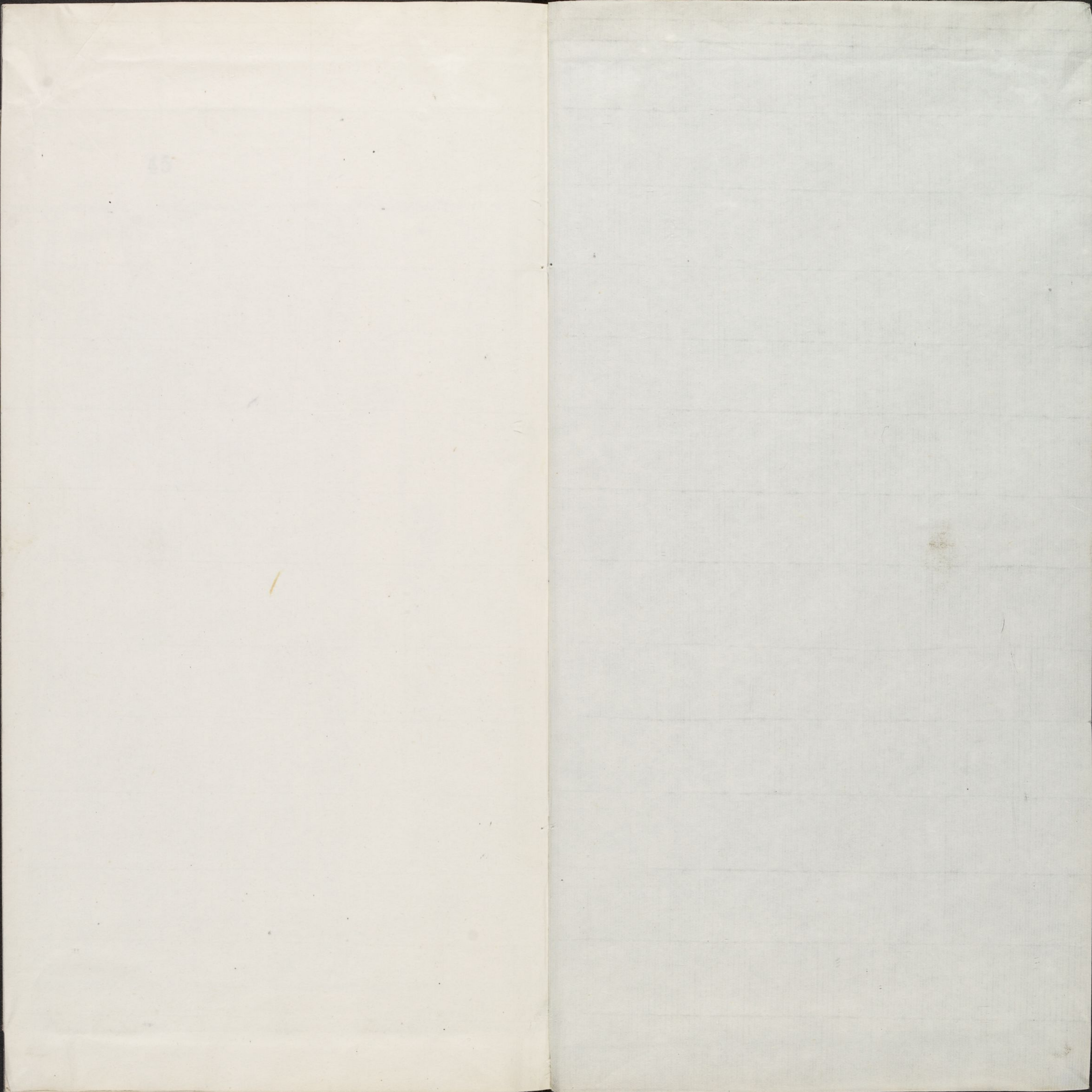


45

12570 / 3202C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1/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列傳第四十

晉書七十

唐太宗文皇帝

征

應詹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也詹幼孤為祖母所養年十餘歲有母之志居喪毀頓杖而起遂以孝聞家富於財詹又慈弱乞請族人共居委以資產情若至親世以此與焉弱冠知名性質素弘雅物雖犯而弗之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安若人初辟公府為太子舍人趙王倫以為征東且少倫謀坐免成都王穎辟為

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掾時驍騎從事中郎諸葛亮長沙王又奔鄴盛
稱又之非致浮誇有不止也漳人士無不誦之詹
與致有舊歎曰諸葛仁林何與樂毅之相說乎卒
不見之致聞其愧鎮南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
請為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後當代老子於荆
南矣仍委以軍政弘著績漢南詹之力也遷南平
太守王澄為荊州假詹督南平夫門武陵三郡軍
事及洛陽傾覆詹攘袂流涕勸澄赴援澄使詹為
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懷憤然竟不能從
也天門武陵谿蠻並反立信討降之時政令不一諸

惟詹

蠻怨望並謀背叛詹乃繼首破銅券與盟由是懷
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
曰亂離既普殆為灰朽僥倖之幸賴茲應后歲寒
不凋孤境獨守我途亦灰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
猶父母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郡軍事會稽
賊杜曉作亂來攻詹郡力戰摧之尋與陶侃破杜
弢於長沙賊中金寶溢日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
莫不歎之元帝假詹建武將軍王粲又上詹監巴
東五郡軍事賜爵潁陽鄉侯陳人王冲擁眾荊州
素服詹名迎為刺史詹以冲等無賴棄還南平冲

亦不怨其得人情如此遷益州刺史領巴東監軍
詹之出郡也士庶攀車號泣若戀所生俄拜後軍
將軍詹上疏陳便宜曰先王設官使君有常尊臣
有定卑上無苟且之志下無覬覦之心下至云秦
罷侯置守本替末陵綱紀廢絕漢興雖未能興復
舊典猶雜建侯守故能享年享世殆參古迹今大
荒之後制度改創宜因斯會是釐正憲則先舉盛德
元功以為封首則聖世之化比隆唐虞矣又曰性
相近習相遠訓導之風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間蔚
為文林元甫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故為夷達

以儒術清儉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
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材納之軌物
也宜脩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訓然後皇儲
親臨釋奠則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元帝雅重其
才深納之頃之出補以國內史以公事免鎮北將
軍劉隗出鎮以詹為軍司加散騎常侍累遷光祿
勳詹以王敦專制自樹故優游諷詠無所標明及
敦作逆明帝問詹計將安出詹厲然慷慨曰陛下
宜奮赫斯之威也等當得負戈前驅庶憑宗廟之
靈有征無戰如其不然則空室必危帝以詹為都督

前鋒軍事護軍將軍假節都督朱雀橋南賊從竹
格渡江詹與建威將軍趙胤等擊敗之斬賊率杜
發梟首數千級賊平封觀陽縣侯食邑一千六百
戶賜絹五千匹上讓曰臣聞開國承家光啓土宇
唯令德元功乃宜封錫臣雖忝當一隊策無微略
勞不汗馬猥以疏賤倫亞親密暫廁被練列勤司
勲乞迴謬恩聽其所守不許遷使持節都督江州
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詹將行上疏曰夫欲
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南鞅移木
豈禮也哉有由而然自經荒弊綱紀頽墜清直之

應詹

風既澆糴糝之俗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漉以
吞舟之網則幽顯明別於變時雍矣弘濟茲務在
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
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
用宜隨其能否而與舉王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
之恭官無廢職之吝昔箕缺有功晉臣蒙先茅之
賞子玉敗軍子文受為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
然漢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
幽明弘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於
往昔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

失舉善彈違斷截若且則人不敢為非矣漢宣帝
時二千石有居職脩明者則入為公卿其不稱職
免官者皆還為平人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
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
莅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
叙校游談為多少不以實事為先後以此言成
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
三年乃得叙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
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
無惰官矣都叔司諫仙一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

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
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巾息末伎道無游
人不過一熟豐穰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足
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遐邇皆想宏略而寂然未副
宜早振綱領肅起羣望時王敦新平人情未安詹
撫而懷之莫不得其歡心百姓賴之疾篤與陶侃
書曰每憶密計自沔入湘韻頌繼繼齊好斷金子
南我東忽然一紀其間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功
嶠南旋鎮舊楚吾承乏幸會來忝此州圖與足下
進共竭節本朝報恩幼主退以申尋平生纏綿舊

好豈悟時不我與長即幽其永言莫從能不慨悵
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難足下年德並隆功名俱盛
宜務建洪範雖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即自
天祐之吉無不利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
此誠以咸和六年卒時年五十三冊贈鎮南大將
軍儀同三司謚曰烈祠以太牢子玄嗣位至散騎
侍郎玄弟誕有器幹歷六郡太守龍驤將軍追贈
冀州刺史初京北五年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饑疫並
盡客游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
情若兄弟遂隨從積年為詹僦置居宅并薦之於

應詹

元帝曰自遭喪亂人士易操至乃任運固窮耿介
守節者尠矣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執
心清冲才識備濟躬耕隴畝不煩人役靜默居常
不豫政事昔年流移來在詹境經年資一身特
立短褐不掩形菜蔬不充朝而抗志彌厲不遊非
類顏回稱不改其樂泓有其分明公輔亮皇室恢
維宇宙四門開闢夔彥身鳧藻收春華於京輦採秋
實於巖藪而泓抱璞荆山未剖和璧若蒙銓召付
以列曹必能協隆鼎味緝熙庶績者也帝即辟之
自後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

友之服哭上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
終身

甘卓 鄧騫

甘卓字季思丹楊人秦丞相茂之後也曾祖寧為
吳將祖述仕吳為尚書父昌太子太傅吳平卓退
居自守郡命主簿功曹察若康州舉孝為吳王
常侍討石冰以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為參
軍出補離狐令卓見天下大亂棄官東歸前至歷
陽與陳敏相遇敏甚悅共圖縱橫之計遂為其子
景娶其女共相結託會周玘唱義密使錢廣攻敏

弟昶敏遣卓討廣頓朱雀橋南會廣殺昶玘告丹
楊太守顧榮共邀說卓卓素敬服榮且以昶死懷
懼良久乃從之遂詐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共滅
敏傳首于京都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鋒都督揚威
將軍歷陽內史其後討周玘征杜弢屢經苦戰多
所擒獲以前後功進爵南鄉侯拜豫章太守尋遷
湘州刺史將軍如故復進爵于湖侯中興初以邊
寇未靜學校陵遲特聽不試孝廉而秀才猶依舊
策試卓上疏以為答問損益當博通古今明達
政躬必求諸墳素乃堪其舉臣所忝州往遭寇亂

十二
學校又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餘州策試之由當
籍學功謂宜同孝廉例申與期限疏奏朝議不許
卓於是精加隱括備禮舉桂陽谷儉為秀才儉辭
不獲命州厚禮遣之諸州秀才聞當考試皆憚不
行惟儉一人到臺遂不復策試儉恥其州少士乃
表求試以高第除中郎儉少有志行寒苦自立博
涉經史于時南土凋荒經籍道息儉不能遠求師
友唯在家研精雖所得實深未有名譽又恥衒耀
取達遂終歸身不在卒於家卓尋遷安南將軍梁
州刺史假節督西北諸軍鎮襄陽卓外柔內剛為

卓字

政簡惠善於綏撫估稅悉除市無二價州境所有
魚池先恒責稅卓不收其利皆給貧民西土稱焉
惠政王敦稱兵遣使告卓卓乃偽許而心不同之
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突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
敦聞雙言大驚曰計侯前與吾語去何而更有異
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下唯除姦凶耳卿還言
之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卓不能決或說
卓且偽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
吾亦先從後圖而論者謂懼逼而謀之雖吾情本
不爾而事實有似心恒愧之人今若復爾誰能明我

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道主簿鄧纂說卓曰劉大連
雖乘權寵非有害於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
兵象魏。雖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
士匡救之時也。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況受
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唱栢文
之舉。杖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
之運不可失也。卓笑曰。栢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
盡力國難。乃其心也。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
曰。昔隗躡亂隴右。竇融保河西。以歸光武。今日之
事。有似於此。將軍有重名於天下。但當推亡固存。

甘卓

坐而待之。使大將軍勝。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
如其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
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牙。纂謂梁曰。光武創業中
國未平。故隗躡斷隴右。竇融兼河西。各據一方。鼎
足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顧望。及海內已定。君
臣正位。終於隴右。傾覆河西。入朝河。則向之文服
義所不容也。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喻也。襄
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義。安忍國
難而不陳力。何以此而於天子邪。使大將軍平劉
隗。還武昌。增石城之守。絕荆湘之粟。將軍安歸乎。

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尚持疑未
決蓋又謂卓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
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彊我
弱是不量虛實者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
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將軍威名天
下所聞也此府精銳戰勝之兵也擁彊衆藉威名
杖節而行豈王舍所能御哉潮流之衆勢不自救
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顧慮乎武昌既
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
呂蒙所以剋敵也如是大將軍可不戰而自潰今

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願將
軍熟慮之時孰以卓不至慮在後為變遣參軍樂
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本欲背敦因說卓並崇之語
在融傳卓既素不欲從敦得道融說遂決曰吾本
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
太守譚該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
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譙孫奭秦表詣臺參軍羅英
至廣州與陶侃剋期參軍鄧騫虞沖至長沙令譙
王承堅守征西將軍戴若思在江西先得卓書表
上之臺內皆稱萬歲武昌大驚傳卓軍至人皆奔

散詔書遷卓為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
諸軍事荊州牧梁州刺史如故陶侃得卓信即遣
參軍高寶率兵下卓雖懷義正而性不果毅且年
老多疑計慮猶豫軍次豬口累旬不前彰大懼遣
卓兄子行參軍印求和謝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
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
結好時王師敗績敦求吉至驕虞幡駐卓卓聞周顛
戴若思遇害流涕謂印曰吾之所憂正謂今日每
得朝廷人書常以胡寇為先不悟忽有蕭牆之禍
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彰上流亦未敢便

危社稷吾適徑據武昌彰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
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
康說卓曰今分兵取敦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
相赴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既有忠節中道
而廢更為敗軍將恐將軍之下亦各便求西還不
可得守也卓不能從樂道融亦日夜勸卓下卓
性先寬和忽便彊塞徑還襄陽音氣騷擾舉動失
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
之其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云金櫃將離
是以悲鳴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警卓轉

十五
更恨復聞諫輒怒方散兵使大佃而不為備功曹
榮建固諫不納襄陽太守周慮等密承沙意知卓
無備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皆捕魚乃襲害
卓于寢傳旨于敦四子散騎郎蕃等皆被害太寧
中追贈驃騎將軍謚曰敬

鄧騫

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為鄉鄰所重常推
誠行已能以正直全於多難之時刺史譙王承命
為主簿使說甘卓卓留為參軍紋與同行以母老
辭卓而反承為魏又所收以虞悝兄弟為承黨又

同卓二鄧騫

盡誅之而求騫甚急鄉人皆為之懼騫笑曰欲用
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臣其其求賢之時豈以行
人為罪乃往詣又又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楊也以
為別駕騫有節操忠信其識量弘遠善與人交久
而敬太尉庾亮稱之以為長者歷武陵始興太守
遷大司農卒於官

卞壺

從父兄弟

卞壺字望之濟陰宛句人也祖統琅邪內史父粹
以清辯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
龍玄仁無雙玄仁粹字弟衷嘗忤其郡將郡將

怒許其門內之私款。不訓見譏議陵遲積年。惠帝初爲尚書郎。楊震執事。多附會而辭正直。不阿及駿。誅超拜右丞。封成陽亭侯。遷至右軍將軍。張華之誅粹。以華墮。免官。齊王閻輔政。爲侍中。中書令。進爵爲公。及長沙王又專權。粹立朝正色。又忌而害之。初粹如廁。見物若兩眼。俄而難作。壹弱冠有名譽。司兗二州。齊王閻辟。皆不就。遇家禍。還鄉里。永嘉中。除著作郎。龍襄父爵征東將軍。周馥請爲從事。中郎不就。遭本州傾覆。東徙。妻兄徐州刺史裴盾。盾以壹行廣陵相。元帝鎮建鄴。召爲從事。

中郎委以選舉。甚見親。出爲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既葬。起復舊職。累辭不就。元帝遣中使。躬逼壹。戕自陳曰。壹天性狷狹。不能和俗。退以情事。欲畢志家門。亡父往爲中書令。時壹蒙大例。望門見辟。信其所執。得不祇就。門戶遇禍。迸竄。易名。得存視息。私志有素。加嬰極難。流寄蘭陵。爲苟晞所召。恐見逼迫。依下邳裴盾。又見假授。思暫之。郡規得託身。尋蒙見召。爲從事。中郎豈曰貪榮。直欲自致。規暫恭命。行當之。退。獨華軼之難。不敢自陳。軼既梟懸。壹亦嬰病。具自歸。聞未蒙恕。遣世子北。

征選寵顧望復以無之奉充元佐榮則榮矣實非
素懷顧以命重人輕不敢辭憚聞西臺召壺為尚
書郎實欲因此以避賢路未及陳誠奄丁窮罰壺
年九歲為先母弟表所見孤背十二蒙亡母張所
見覆育壺以陋賤不能榮親家產屢空養道多闕
存無歡娛終不備禮拊心永恨五內抽割於公無
效如彼私情艱苦如此實無情所冒榮進若廢
壺一人江北便有傾危之慮壺居士之日功績以
隆者誠不得私其身今東中郎岐嶷自然神明日
茂軍司馬諸參佐並以明德宣力王事壺之去留

曾無損益賀循謝端顧景子琛傅晞等皆荷恩命
高枕家門壺委質二府漸卅五載考效則不能已
彰論心則頻累恭順奈何哀孤之日不見愍愍哉
帝以其辭苦不奪其志服闋為世子師壺前後居
師佐之任盡匡輔之節一府貴而憚焉中興建補
太子中庶子轉散騎常侍侍講東宮遷太子詹事
以公事免尋補職轉御史中丞忠於事上權貴屏
跡時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
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繼子為養
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

諾於是制出母齊其墓壹妻曰就如式父臨終許
諾必也正名依禮為無所遷者夫有命消顯七出
之責當存時棄之無緣以絕義之妻留家制服若
式父臨困謬亂使去留自由者此必為相要以非
禮則存亡無所得從式宜正之以禮魏顆父命不
從其亂陳乾昔欲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禮不從
春秋禮記善之並以妾媵猶正以禮况其母子式
母於夫生事奉終非為既絕之妻夫亡制服不為
無義之婦自去守節非為更嫁離絕之斷在夫沒
之後夫之既沒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為出母此

母以子出也致使存無所容居沒無所託也寄命
於他人之門理戶於無名之家其甚式父亡後母尋
沒於式家必不以為出母明矣許諾之命一耳以
為母於同居之時至沒前子之門而不以為母此
為制離絕於二居裁出不至於意斷離絕之斷非式
而誰假使二門之子皆此母之主母戀子求去
求絕非禮於後家還反又非禮也公前門去不可去
還不可還則為無人之人也式必內盡臣諫外極
防閑不絕明矣何至守女說以至親略情禮於假
繼可繼母如母聖人之教式為國士闈門之內犯

禮違我開闢未有於父則無進正之善於母則無
孝敬之道存則必留自由亡則合葬路人可謂生
事不以禮死非不以禮者也虧損世教不可以居
人倫證正之任未侍中司徒臨潁公組敷宣五教
實在任人而合容違禮曾不與黜揚州大中正侍
中平望亭侯辯淮南大中正散騎侍郎弘顯執邦
論對取信豈不能率禮正違崇孝敬之教並為
不勝其任請以見事免組辯弘官大鴻臚前爵土
廷尉結罪狀奏詔特原組等式付鄉邑清議廢棄
組身並遷吏部尚書土含之難加中軍將軍含滅

以功封建興縣公尋遷領軍將軍明帝不豫領尚
書令與上道等俱受顧命輔幼主復拜右將軍加
給事中尚書令帝崩成帝即位羣臣進璽司徒王
導以疾不至帝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
行在殯嗣皇未止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乃
輿疾而至皇太后臨朝帝與庾亮對直省中共參
機要時召南陽樂護為郡中正潁川庾怡為廷尉
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壺奏曰人無非父而生職
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各私
其子此為王者無人職不執物官不立政如此則

先聖之言廢五教之訓基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
替矣樂廣以平夷稱庾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
非已有況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
心則戰成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
謨父之意則人皆不為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
之意人皆不為獄官則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
聽歟若不可聽何以許謨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為
謨以名父子可以虧法怡是親戚可以自專以此
二塗服人示世臣所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
私廢公絕其表疏以為永制朝議以為然謨怡不

得已各居所職且及時王道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
將軍郗鑿壺素以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
中丞鍾雅阿撓一典不加準繩並謂此官雖事寢
不行舉朝震肅壺斷裁切直不與彈壺皆此類也
壺幹實當官以廉賤為已任勤於吏事欲正督
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為諸
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異明帝深器之於諸大臣
而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素當知含瓦
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
鄙文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

達壺厲色於朝曰禮傷教罪莫斯其亦制傾覆
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度亮不從乃止然而聞
者莫不折節時王導以勲德輔政成帝每幸其宅
嘗拜道婦曹氏侍中孔恒密表不宜拜道聞之曰
王茂弘驚病耳若下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
戴苦思之峰岨當敢爾邪壺廉潔公素居之貧約
息當婚詔特賜錢五十萬固辭不受志面劓累乞
解職拜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時亮將徵蘇峻
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為亂今日徵之縱不
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為惡滋蔓不可復制此

是朝錯勸漢景帝早削七國事也當時議者無以
易之壺固爭謂亮曰峻擁彊兵多藏無賴且逼近
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為此跌宜深思遠慮
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壺知必敗與平南將軍溫嶠
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溫生足下奈此事
何吾今所慮是國之大事且峻已出任意而召之
更速必縱其羣惡以向朝廷朝廷威力誠桓桓交
須接鋒復刃尚不知便可即擒不王公亦同此情
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為外藩
任而今恨出足下在外若卿在內俱諫必當相從

今內外戒嚴四方有備峻凶狂必無所至耳恐不
能使無傷如何壺司馬任台勸壺宜畜良馬以備
不虞壺笑曰以順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
豈須馬哉峻果稱兵壺復爲尚書令右將軍領右
衛將軍餘官如故峻至東陵口詔以壺都督大桁
東諸軍事假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壺率彭默
趙胤等與峻大戰於西陵爲峻所破壺與鍾雅皆
退還死傷者以千數壺雅並還節詣關謝罪峻進
攻青溪壺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寺六
軍敗績壺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衆

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壺下苦戰遂死之時年四
十八二子以珍財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峻平
朝議以壺死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尚書郎弘議議
以爲死事之臣古今所重下令忠貞之節當書於
竹帛今之追贈實未副衆望請宜加鼎司之號以
旌忠烈之勳司徒王導先議進贈驃騎將軍加侍
中訥重議曰夫事親莫大於孝事君莫尚於忠唯
孝也故能盡節竭誠唯忠也故能見危授命此在
三之大節臣子之極行也案壺委質三朝素規翼
亮遭世險難存亡以之受顧託之重居端右之任

擁衛至尊則有保傅之忠正色在朝則有匪躬之節賊寇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殫再對賊鋒八子并命可謂破家為國守死勤事昔許身病疾終猶蒙二等之贈况壺伏節國難者乎夫宜從重況在不疑可謂上準許穆下同嵇紹則允合典議克厥衆望於是改贈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卅子於散騎侍郎於弟于奉直部尉於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弟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於子誕嗣成康六

年成帝追思壺下詔曰壺立朝忠恪喪身兇寇所封恩遠租稅薄少妻息不勝以為慨然可給棺具口窆其後盜發壺墓乃僮醫發其柩出棺中兩子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備北壺第三子瞻位至廣州刺史瞻弟耽尚書郎第四子仲仁父俊清貞有檢識以名理著稱其鄉人等皆恃才陵傲俊兄弟俊等亦以明盛輕詵相視如仇詵以楊駿故吏被擊俊時為尚書郎按其獄詵懼不免俊平心斷決正之詵卒以免而猶不悛後為左丞復奏陷卞氏後歷位汝南相廷尉卿

弱冠仕州郡辟司空府稍遷太子舍人尚書郎朝
士多稱之東海王越聞召以為主簿王彌逼落敦
及胡毋輔之勸越擊主彌而王衍潘滔共執不聽
敦庭爭苦至衆咸壯之出補汝南內史元帝之為
鎮東請為軍諮祭酒不就征南將軍山陰以為司
馬尋而王如杜曾相繼為亂簡乃使敦監沔北七
郡軍事振威將軍領江夏相戍夏口敦攻討沔中
皆平既而杜弼寇湘中加敦征討大都督伐弼有
功賜爵安陸亭侯鎮東大將軍王敦請為軍司中
興建拜太子左衛率時石勒侵逼淮泗帝備以良

將可以式遏邊境者公卿舉敦除征虜將軍徐州
刺史鎮泗口及勒寇彭城敦自度力不能支與征
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賊勢遂張淮北諸郡悉為
所陷竟以畏懦貶秩三等為鷹揚將軍徵拜大司
農王敦表為征虜將軍都督石頭軍事明帝之討
王敦也以為鎮南將軍假節事平更拜尚書以功
封益陽侯徙光祿勳出為都督安南將軍湘州刺
史假節尋進征南將軍固辭不拜蘇峻反溫嶠庾
亮移檄征鎮同赴京師敦擁兵不下又不給軍糧
唯遣督護荀璜領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時朝野莫

不怪歎獨陶侃亦切齒忿之峻平侃奏斬阻軍顧
望素不赴國難無大臣之節請檻車收付廷尉丞相
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安南將軍廣州刺
史病不之職徵為光祿大夫領少府事既不討蘇
峻常懷愧恥名論自此虧矣尋以憂卒追贈本官
加散騎常侍謚曰敬子滔嗣

劉超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
章七世孫封臨沂縣慈鄉侯子孫因家焉父和為
琅邪國上軍將軍超少有志尚為縣小吏稍遷琅

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為元帝所拔恒親侍左
右遂從渡江轉安東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
為舍人于時天下擾亂伐叛討弑超自以職在近
密而書跡與帝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
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以左右勤勞
賜爵原鄉亭侯食邑七百戶轉行參軍中興建為
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未
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加以軼身
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
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

之不奪其志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為百姓所
懷常年賦稅主者常自四出結評百姓家貧至超
但作大函村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
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入為中
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既葬屬王新稱兵詔超復
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六軍敗散唯超案兵直衛
帝感之遣歸終喪禮及錢鳳構禍超招合義士從
明帝征鳳車平以功封密陵伯起家貧妻子不贍
帝手詔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超後領純色牛
市不可得啓實官外廐牛詔便以賜之出為義興

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
者會帝崩穆帝臨朝遂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
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眾以宿衛號為君子營咸
和初遭母憂去官衰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朝望輒
步至墓所哀感路人及蘇峻謀逆超代趙胤為左
衛將軍時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義
興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聽盡以妻孥入處宮內
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為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屬
太后崩軍衛禮章頓闕超躬率將士奉營山陵峻
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陷超與侍中達雅

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然未敢加害而以其所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時饑饉米貴峻等問遺一無所受繼繼朝夕臣節愈恭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啟授孝經論語溫嶠等至峻猜忌朝士而超為帝所親遇疑之尤甚後王導出奔超與懷德令匡術建康令管旆等密謀將欲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讓討兵入收超及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不誅

之乃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由是遂誅讓及超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遣高顯近地葬之使出入得瞻望其墓追贈衛尉諡曰忠超天性謙慎歷事三帝恒在機密並蒙親遇而不敢因寵驕諂故士人皆安而敬之子訥嗣謹飭有石慶之風歷中書侍郎下邳內史訥子專亦清慎為散騎郎

鍾雅

鍾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也父畢公府掾早終雅少孤好學者有才志舉四行除汝陽令入為佐著作

郎母憂去官服闋復職東海王越請為參軍遷尚
書郎避亂東渡元帝以為丞相記室參軍遷臨淮
內史振威將軍頃之徵拜散騎侍郎轉尚書石丞
時有事於太廟雅奏曰陛下繼承世數於京兆府
君為玄孫而今祝文稱曰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
改正又禮祖之昆弟從祖父也景皇帝自以功德
為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廟亦宜除伯祖之文詔曰
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失
也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稱伯祖
不安如所奏轉北宦中候大將軍王敦請為從事

中郎補宣城內史錢鳳作逆加廣武將軍眾屯
青弋時廣德縣人周玘為鳳起兵攻雅雅退據徑
縣收合士庶討玘斬之鳳平徵拜尚書左丞明帝
崩遷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替而尚書梅陶私奏女
妓雅劾奏曰臣聞放勸之俎八音遏密雖在凡庶
猶能三載自茲以來歷代所同肅祖明皇帝崩背
萬國當暮來月聖主編素泣血臨朝百僚慘愴動
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紛葩
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請下司
徒論正清議穆后臨朝特原不問雅直法繩違百

僚皆憚之北中郎將劉遐卒遐部曲作亂詔貶默
討之以雅監征討軍事假節事平拜驍騎將軍蘇
峻之難雅為前鋒監軍假節領精勇千人以距峻
雅以兵少不敢擊退還拜侍中尋王師敗績雅與
劉超並侍衛天子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請時之
宜而坐待其斃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
遂道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而至矣庾亮臨去顧
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接崩誰之責也
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剋復之效耳雅

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逼遷車駕幸右
雅超流涕步從明年並為賊所害賊平追贈光祿
勳其後以家貧詔賜布帛百匹子誕位至中軍參
軍早卒

史臣曰應詹行業業脩文史足用入居可位則嘉
謀屢陳出撫藩條則吏政斯洽甘泉以養寧
績克宣作鎮扞城威略具舉及兇渠犯順志
王既而人撓其謀天奪其鑿疑留不斷自取
下壺東帶立朝以匡正為已任褰裳衛主蹈
以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與孝

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之謂矣劉超動肅奉上
鍾雅正直當官屬巨滑滔天幼君危逼乃崎嶇老
難契闊艱虞匪石為心寒松比操貞軌皆沒亮迹
雙升雖高赫在難彌恭旬息繼之以死方之二子
曾何足云

贊曰卓臨南服詹蒞西州政刑克舉威忠兼脩應
嗟運促甘斃疑留望之徇義赴死為易於
名節斯寄鍾劉入仕忠貞攸履竭其股肱
死

列傳第四十

晉書七十

列傳第四十一

晉書七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孫惠

孫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吳豫章太守賁曾孫也
父祖並仕吳惠口訥好學有才識州辟不就富居
蕭沛之間永寧初赴齊王冏義討趙王倫以功封
晉興縣侯辟大司馬戶曹掾轉東曹屬冏驕矜儲
終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誣以五難四不可勸令
歸藩辭甚切至囚不納惠懼罪辭疾去頃之冏果
敗成都王穎引惠為大將軍參軍領右軍將軍白沙

督是時穎將征長沙王又以陸機爲前鋒都督惠
與機同鄉里憂其致禍勸機讓都督於王粹及機兄
弟被戮惠甚傷恨之時惠又擅殺穎牙門將梁雋
懼罪因改姓名以遁後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
詭稱南嶽逸士秦祕之以書干越曰天禍晉國違
茲厄運歷觀危亡其萌有漸枝葉先零根株乃斃
伏惟明公咨睿哲之才應神武之略承衰亂之餘
當傾險之運側身民議之俗踴躍函請之間執夷
正立則取疾茲佞抱忠懷直則見害賊臣餽糒非
聖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節是以感激於世發憤

忘身抗辭金門則寒譎之言顯扶翼皇家則匡主
之功著事雖未集大命有在夫以漢祖之賢猶有
彭城之恥魏武之能亦有濮陽之失孟明三退終
於致果句踐喪衆期於擒吳少明公名著天下聲
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加以四王齊聖仁明
篤友急難之感同獎王室股肱爪牙足相維扞皇
穹無親惟德是輔惡盈福謙鬼神所讚以明公遠
存亡之符察成敗之變審所履之運思天人之功
武視東夏之藩龍躍海嶠之野西詔河間南結行
鎮東命勁吳銳卒之富北有幽并率義之旅宣喻

青徐啓示羣主旁收雄俊廣延秀傑糾合攜貳明
其賞信仰惟天子蒙塵鄴宮外矯詔命擅誅無辜
豺狼篡噬其事無遠夫心火傾移喪亂可必太白
橫流兵家攸杖歲鎮所去天厭其德玄象著明譴
譴彰見違天不祥奉時必剋明公思安危人神之
應慮禍敗前後之徵弘勞謙日昊之德躬吐捉求
賢之義傾府竭庫以振貧乏將有濟世之才涓涓
之士含奇謨於朱臂陸神策於玉掌逍遙川嶽之
上以俟真人之來自想不世之佐耳聽非常之輔
舉而任之則元勳建矣祕之不天值此衰運切慕

墨翟申包之誠跋涉荆棘重繭而至擲風沐雨來
承禍難思以管穴毗佐大猷道險時吝未敢自顯
伏在川泥繫情宸極謹先白箋以啓天慮若猶沉
吟際會徘徊二端徵倖在險請從恕宥之例明公
今旋軫臣子之邦死轉名義之國指麾則五嶺可
傾呼噏則江湖可竭况履順討逆執正伐邪是烏
獲摧冰責育拉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因風燎原
未足方也今時至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鵠起於
慶命之會拔劍於時哉之機恐流濫之禍不在一
人自先帝公王海內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蟲獸尸

元曳於糞壤形骸捐於溝澗非其口無忘貞之辭
心無義正之節皆希目下之小生而惑終焉之大
死凡人知友猶有刎頸之報朝廷之內而無死命
之臣非獨祕之所恥惜乎晉世之無人久矣今天
下喁喁四海注目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替而復紹
惟明公兄弟能弘濟皇猷國之存亡在斯舉矣祕
之以不才之姿而值危亂之運竭其狗馬之節加
之忠貞之心左屬平亂之轡右握滅逆之矢控馬
鵠立計日俟命時難獲而易失機速變而成禍介
如石焉實無終日自求多福惟君裁之越省書摺

道以求之惠乃出見越即以為記室參軍專掌文
疏豫參謀議除散騎郎太子中庶子復請補司空
從事中郎越誅周穆等夜召參軍王廙造表廙戰
懼壞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歎曰孫中郎在表久
就矣越遷太傅以惠為軍諮祭酒數諮訪得失每
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除祕
書監不拜轉彭城內史廣陵相遷廣武將軍安豐
內史以迎大駕之功封臨湘縣公元帝遣甘卓討
周馥於壽陽惠乃率眾應卓馥敗走廬江何銳為
安豐太守惠權留郡境銳以他事收惠下人推之

惠既非南朝所授常慮讒間因此大懼遂攻殺統
奔入蠻中尋病卒時年四十七喪還鄉里朝廷明
其本心追加平賻

熊遠

熊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祖翹嘗為石崇蒼頭
而性廉直有士風黃門郎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
之乃還鄉里遠有志尚縣召為功曹不起強與衣
情扶之使謁十餘日薦於郡由是呼為文學掾遠
曰辭大不辭小也固請留縣太守察遠孝廉屬太
守討氏羌遠遂不行送至隴右而遂後太守會稽

夏靜辟為功曹及靜去職遠送至會稽以歸州
主簿別駕舉秀才除監軍華軼司馬領武昌太守
寧遠護軍元帝作相引為主簿時傳北陵被發帝
將舉哀遠上疏曰園陵既不親行承傳言之者未
可為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平問谷之
宜當有主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袂行得審問然
後可發哀即宜命將至洛脩復園陵討除逆類昔
宋殺無畏莊王奮袂而起衣冠相追於道重成宗
城之下况此酷辱之大恥臣子奔馳之日夫脩園
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也救社稷至義也郵遺黎

至仁也若脩此四道則天下響應無思不服矣昔
項羽殺義帝以爲罪漢祖哭之以爲義劉項存亡
在此一舉羣賊豺狼弱於往日惡逆之甚重於立
山大晉受命未改於上兆庶嘔吟思德於下今順
天下之心命魏肅之士鳴檄前驅大軍後至成風
赫然聲振朔野則上副西土義士之情下允海內
延頸之望矣屬有杜弼之難不能從時江東草創
典桑弛廢遠建議曰立春之日天子祈穀于上帝
乃擇元辰載耒耜帥三公卿諸侯大夫躬耕帝
籍以勸農功詩云弗躬弗知庶人不信自喪亂以

來農桑不脩遊食者多皆由去本逐末故也時議
美之建興初正旦將作樂遠諫曰謹按尚書堯崩
四海遺密八音禮云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
帝梓宮未反豺狼當塗入神同公明德茂親社
稷是賴今杜弼蟻聚湘川比歲征行百姓疲弊故
使義衆奉迎未卒履端元日正始之初貢士鱗萃
南北雲集有識之士於是觀禮公與國同躰受容
未歆昔齊桓貫澤之會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
者數國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國人心所歸惟道與
義將紹皇綱於既往恢霸業於來今表道德之軌

闡忠孝之儀明仁義之統弘禮樂之本使四方之
士退懷嘉則今榮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懼違雲
韶雅頌之美非納軌物有塵大教謂宜設饌以賜
羣下而已元帝納之轉丞相參軍是時琅邪國侍
郎王鑒勸帝親征杜弼遠又上疏曰皇綱失統中
夏多故聖主肇祚遠奉西都梓宮外次未反園陵
逆寇遊規國賊未夷明公爰勞乃心王室伏讀聖
教人懷慷慨杜弼小豎冠抄湘川比年征討經載
不夷昔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剋用兵之難非獨在
今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時艱難亦有親征以陸大

大勳亦有遺將以平小寇今公親征文武將吏度
支籌量舟輿器械所出若足用者然後可征愚謂
宜如前遣五千人徑趨水寨平進征既可得速必不
後時昔齊用穰苴燕嘗退平秦用王翦剋平南荆
必使督護得才即賊不足慮也會弼已平轉從事
中郎累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散騎常侍帝每
歎其忠公謂曰卿在朝正色不苟柔吐剛忠亮至
到可謂王臣也吾所欣賴卿其勳之及中興建帝
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賜
司徒吏凡二十餘萬遠以為秦漢出赦賜爵祿長

制也今按投刺者不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可依漢法例賜天下爵於恩爲普無偏頗之失可以息檢覈之煩塞巧僞之端帝不從轉御史中丞時尚書刁協用事衆皆憚之尚書郎盧琳將入直過協於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琳避之琳不迴協令感儀牽梓綈隨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奏免協官時冬雷電且大雨帝下書責前引過遠後上疏曰被庚午詔書以雷電震暴雨非時深自剋責雖馬爲罪已不足以喻臣聞於天道竊以人車論之陛下節公心斯朴性悖流惠而聖化未興者比羣公卿士不

能夙夜在公以益大化素治責乘杜穢明時之責也今逆賊猾夏暴虐其害帝雖殲滅官未反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未能出軍討讎賊未報此一失也昔齊侯旣敗七年不飲酒食肉况此耶充大臣子之責宜在枕戈爲王前驅若此志未異者當上下克儉恤人養士徹樂減膳惟修戎事陛下憂勞於上而羣官未同戚容於下每有會同務在調戲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鄉舉道廢請託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脩望而有助者進稱職以遠俗見譏虛資

以從容見貴是故公正道虧私塗口開疆弱相陵
竟枉不理今當官者以理事為俗古奉法為苛刻
盡禮為諂諛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
雅此三失也世所謂三失者曰公法於其身私議與
其非轉見排退陸沉遠避時所謂三失者曰公法於其身私議與
加律論美其賢漸相登進任不與也禁龍附鳳聖期
雲霄家使出人削方為圓撓百為曲坐待顧道之
之清塗踐仁義之區也乎是以為機未敢也風俗為
得而變也今朝廷羣司以從簡為善相遠見與不

復論才之曲直言之得失也時有言者以不見用
是以朝少辯爭之臣士有祿仕之志焉其羣下書
武帝擢為屯留令又置諫官所以容受直言誘進
將來故人得自盡言無隱諱任官然後爵之位定
然後祿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舜猶也
試諸難而今先祿不試其甚違古義亂之所由也求才
急於踈賤用刑先於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
滯竟取舜於仄陋舜拔賢於嚴穴姬公不曲絕於
天倫叔向不虧法於孔懷今朝廷法吏多出於寒
賤是以章書日奏而不足以懲物官人選才而不

足以濟事宜招賢良於屠釣聘耿介於丘園若此
道不改雖并官省職無救弊亂也能哲而惠何憂
乎驩堯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官
得其人之益也累遷侍中出補會稽內史時王敦
作逆沈充舉兵應之加遠將軍距而不受下輸軍
資於充保境安衆為務敦至石頭諷朝廷徵遠乃
拜太常卿加散騎常侍敦深懼其正而有謀引為
長史數月病卒遠弟縉名亞於遠為王敦主簿縉
於鄱陽太守縉子鳴鶴位至武昌太守

王鑒

王鑒字茂山望邑人也父潛御史中丞鑒少以文
筆著稱初為元帝琅邪國侍郎時杜弢作逆江湘
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弢為憂鑒上疏請帝征
之曰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
公遭歷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
廷延臣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
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南東盡
之餘人耳而百越鷓視於五嶺蠻蜀狼顧於湘漢
江州蕭條白眉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
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

賦斂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
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鑿鑿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
未在即夕也昔齊旅未暮而申侯懼其老况暴甲
三年介冑生蟻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本六郡
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
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垣牆之內闕我室家之好
黷武之良身動驚弓之鳥難安鑿之所其懼也去
年已來累再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猷奔命
賊量我力矣夫雖繼遣偏裨懼未定成功也愚謂寧
駕馬宜親幸江州然後乃台之臣其力可得而宣能

王鑿

燕之士其說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為陶侃之
重建名將於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
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
守之六軍既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窠
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強之頸固已鎖於麾下
矣議者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鑿謂暫擾以制
敵愈於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
宣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鑿謂王導可
委以宵何之任或以小賊方斃不足動千乘之重
鑿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逆得

肆其變卒令温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
此亡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况狼兕之寇乎
當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
親之故齊桓免胄於邵陵晋文擐甲於城濮昔漢
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
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贍馳鷲四方匪遑寧歟
然後皇基克構元勳以融今大弊之極劇於曩代
崇替之命繫我而已欲使豎旂無野次之役聖躬
遠夙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鑒未見其易也魏武既
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旂盧龍之嶺頓書重塞之表

非有當時烽燧之虞盖一日縱敵終已之患雖戎
輅豪嶮不以為勞况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
山而晏侯之鋒推吳侯祖親沂長江而關羽之首
表紹猶豫後機挫衄三分之勢劉表卧守其兵
平亡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
高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前賢不遠可謂善矣
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遠議今宜以嚴領
秋而動高風啟途能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
豫章去賊尚有千東之阻但臨之以威震則百勝之
理濟矣既掃清湖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

將士之勞卷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捕愷悌之惠除
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兵彊龍驤虎步以威天
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懋也
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恥臣
子之深憂也鑒以九珙謬蒙獎育思竭愚忠以補
萬一芻蕘之言聖王不棄戍卒之謀先后採之乞
留神鑒思其所陳疏奉帝深納之即命中外咸嚴
將自征發會發已平故中興建拜駙馬都尉奉
朝請出補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為記室參軍未
就而卒時年四十一文集傳於世鑒弟濤及弟子戴

有才筆濤字茂略歷著作郎無錫令戴字庭堅
亦為著作並早卒

陳頽

陳頽字延思陳國苦人也少好學有文義父訢立
宅起門頽曰當使容馬車訢笑而從之仕為郡督
郵檢獲隱匿者三千人為一州尤最太守劉享拔
為主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劾按
沛王韜獄未竟會解結代楊準為刺史韜因河間
王顯屬結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
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頽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

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
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
結曰衆人之言不可妄聽宜依法窮竟又問僚佐
曰河北白壞膏梁何故少人士每以二品為中正
荅曰詩稱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英偉大賢多出
於山澤河北土平氣均蓬蒿裁高二尺不足成林
故也結曰張彥貞以為汝穎巧辨恐不及青徐儒
雅也頽曰彥貞與元禮不協故設過言老子莊周
生陳梁伏羲傳說師曠大項出陽夏漢魏二祖起
於沛譙準之衆莫之與比結甚異之曰豫州士

人常半天下此言非虛會結遷尚書結恨不得
其才用元虛中舉孝廉而州將留之頽焉同舉
保曰保出自其素尚質清冲若得參焉命必能
光贊大猷允清朝望使黃憲之徒不之於後上
顯庶免臧文之責州乃辟保齊王固起義州遣頽
將兵赴之拜駙馬都尉遭賊辟難于江西歷陽內史
朱彥引為參軍鎮東從事中郎袁瑋薦於元帝
遷鎮東行參軍事典法兵二曹頽與王道書曰中
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
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

言輕者後叙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
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王職不
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故置其言善千里
應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
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異耳建興初制版
補錄事參軍參佐掾屬多設解故以避事任顯議
諸僚屬乘昔西亭養望餘弊小心恭肅更以為俗
循憲倂慢以為優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遊行漸
弊不章以至傾國故百尋之屋突直而燎焚千里
之隄蟻垤而穿敗古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

自今臨使稱疾須催乃行者皆免官初趙王倫篡
位三王起義制已亥格其後論功雖小亦皆依用
顧意謂不宜以為常式駁之曰聖王懸爵賞功制
罰糾違斯道苟明人赴水火且名器之實不可妄
假非才謂之致寇寵厚戒在斯亡昔孫秀口唱冀
逆手弄天機惠皇失御九服無戴三王建議席卷
四海台起義之衆結天下之心故設已亥義格以
權濟難此自一切之法非常倫之格也其起義以
來依格雜猥遺人為侯或加兵任或出阜僕金紫
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庸隸之門使天官降辱王爵

黷賤非所以正皇綱重名器之謂也請自今以後
宜府之額以孤寒數有奏議朝士多惡之出除譙
郡太守太興初以疾徵久之白衣兼尚書因陳時
務以爲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
循舊搜揚隱逸試以經策又馬隆孟觀雖出貧賤
勲濟甚大以所不習而統戎事鮮能以濟宜開舉
武略任將率者言尚核試盡其所能然後隨才授
任舉十得一猶勝不舉况或十得二三日殫降虜
七世內侍由余戎狄入爲秦相豈藉華宗之族見
齒於奔競之流乎宜引幽滯之雋拔華校突則天清北

平人神感應後拜天門太守殊俗安之選腹心之
吏爲荊州參軍若有調發動靜馳白故恒得宿辨
陶侃征還顧先至巴陵上禮侃以爲能表爲梁州
刺史綏懷荒弊甚有威惠梁州大姓互相嫉妬說
顧年老耳聾侃召顧還以西陽太守蔣巽代之年
六十九卒

高嵩

高嵩字茂琰廣陵人也父慄少孤事母以孝聞年
十二值歲饑慄菜蔬不饜每致其肥於母撫幼弟
以友愛稱寓居江州刺史華軼辟爲西曹書佐及

軼敗惺藏匿軼子經年會赦乃出元帝嘉而宥之
以為參軍遂歷顯位至丹楊尹光祿大夫封建昌
伯崧少好學善史書摠角時司空何充稱其明惠
充為揚州引崧為主簿益相欵重轉驃騎主簿崧少
秀才除太學博士父艱去職初惺以納妾致訟被
黜及終崧乃自繫廷尉訟寃遂停喪五年不葬奉
疏數十上帝哀之乃下詔曰惺備為大臣違憲被
黜事已久判其子崧求直無已今特聽傳侯爵由
是見稱拜中書郎再遷黃門侍郎簡文帝輔政引
為撫軍司馬時相溫檀威率眾北伐軍次武昌簡

文惠之崧曰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復施如其不
耳便六軍在逆順於茲判矣若有異計請先舉
鼓便於坐為簡文書草曰寇難宜乎特會宜按此
實為國遠圖經略大算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
以此興師動眾要當以資實為本運轉之艱古人
之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源所以冰用惟
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舉眾之所駭遊聲尊嗜想
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
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並喪杜撰之事
去矣皆由五閭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

維城所以內愧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
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
先存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
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温得書
還鎮崧累遷侍中是時謝方為豫州都督疲於親
賓相送方卧在室崧徑造之謂曰卿今驅理西藩
何以為政方粗陳其意崧便為叙刑政之要數百
言方遂起坐呼崧小字曰阿鄴故有才具邪哀帝
雅好服食崧諫以為非方乘所宜陛下此事笑曰
月之一食也後以公事免卒於家子耆官至散騎

常侍

史臣曰昔張良拙說項氏巧謀於沛公孫惠沮計
齊王耀奇於東海終而誓甘之旅災運載昌稱狩
之師金行不競豈遭時之會斯蹇將謀國之道未
通迷於委質之貞闇於所脩之慮本既顛矣信以
能終熊遠王鑒有毗濟之道比之大厦其棟補之
佐乎崧之詆温頽之距結挫其勞役之策申其沒
頽之論採郭嘉之風旨挹朱育之餘波故相温輟
許偃之謀解結欽王朗之跡緝之時典用此欵
贊曰臨淵遊藝才識英發詭名遠領陳書干越孝

文忠審嘉言斯踐茂高器鑒彫章尤善侯爵松傳
高門顯顯

列傳第四十一

晉書七十一



